



# 语文杂话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12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文杂话 / 朱自清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5  
(中学图书馆文库)  
ISBN 978-7-108-03992-7

I. ①语… II. ①朱… III. ①汉语—教育理论 IV.  
①H1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17996号

责任编辑 卫 纯

装帧设计 崔建华

责任印制 徐 方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年5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32 印张7.375

字 数 140千字

印 数 00,001-10,000册

定 价 24.00元

## 写 在 前 面

朱自清（1898—1948）是现代著名的诗人和散文家，是在古典文学领域治学严谨、有较高造诣的学者，同时还是把毕生心血无私地奉献给万千学子的语文教育家。作者自1920年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到1925年暑假，曾先后在七所中学从事中学语文教学工作。之后，作者赴北京任清华大学教授。他初进清华园，除了开设“古今诗选”、“中国新文学研究”、“歌谣”等专门课程外，还主讲“普通国文”；后来担任了国文系主任，他仍然亲自担任“大一国文”课程，并对这门课程的教学目的、教材编选以及讲授方法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在这些过程中，朱自清先生广泛研读国内学者的论著，并结合自身的实践加以思考和抉择，倡议创办《国文月刊》，曾与叶圣陶合著《国文教学》、《精读指导举隅》、《略读指导举隅》，又为开明书店编纂国文教科书，为改进中学语文的教材教法做出了贡献。

《语文杂话》是一本体现朱自清先生关注语文教育的小书。作者认为“中学生念国文的目的，不外乎获得文学的常识，培养鉴赏的能力和练习表现的技术”，因此全书也正围绕这三方面展开论述：作者强调选本与教材的选择至关重要，希望选家能“用心”择选，使之“有目的有意义”，以使学生获得“一般人应有的中国文学常识”；同时希望学生能在阅读中不断涵咏、体会，“揣摩”作者的“心怀”，“然后才发现其中的奥蕴”，这既是鉴赏能力的提高，也是从“讲读”到“写作”的必经之路；而在写作训练上，作者不但对遣词造句有“贴切”上的要求，更对具体文本进行了亲自的讲解示范。这样的成书，应对的是中学以上写作者切实的问题，会对在校师生与写作爱好者有实际的助益。

本书所据底本为 1985 年河南教育出版社版《朱自清论语文教育》，本次三联出版该书，在原书基础上进行了文章的增删、重排，并订正了少量的错讹。三联书店于 20 世纪 80 年代陆续刊行过朱自清先生的《欧游杂记》、《你我》、《经典常谈》、《标准与尺度》、《论雅俗共赏》、《朱自清序跋书评集》和《新诗杂话》。此次将该书取题为《语文杂话》，也是希望将朱自清先生这本关于语文教育的专题文编与其著述形成一个连续的系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編輯部

2012年1月

# 目 录

论中国文学选本与专籍 .....	1
论大学国文选目 .....	6
论教本与写作 .....	13
了解与欣赏 .....	30
——这里讨论的是关于了解与欣赏能力的训练	
怎样学习国文 .....	38
——在昆明中法中学讲演	
文学与语言 .....	44
高中毕业生国文程度一斑 .....	51
中学生的国文程度 .....	57
再论中学生的国文程度 .....	69

论朗读	80
诵读教学	93
诵读教学与“文学的国语”	97
论诵读	102
论诗学门径	110
关于“月夜蝉声”	118
《古诗十九首释》前言	121
论百读不厌	127
《唐诗三百首》指导大概	137
文病类例(词汇)	184
剪裁一例	205
写作杂谈	219
人话	227

# 论中国文学选本与专籍\*

有一位朋友在大学里教词史，他的学生问他，读词是哪几种选本好。他和我们谈起这件事，当作一个笑话：大学生还只晓得读选本！他论的是大学生，自然不错。但对于大学生以外的人，譬如说中学生罢，这个意见就很值得讨论了。近世中国学人有一个传统，就是看不起选本。他们觉得读书若只读选本，只算是陋人而不是学人。这也有时代背景的。明朝以来，读书人全靠八股文猎取功名；他们用不着多读书，只消拿几种选本加意揣摩，便什么都有了。所以选本风行一时；大家脑子里有的是文章，而切实地做学问的却少。八股文选本风行以

---

\* 选自 1930 年《中学生》第 10 号。

后，别种文体的选本也多起来；取材的标准以至评语圈点，大都受八股文的影响。空疏俗滥，辗转流传。选本为人诟病的主要原因在此。这种风气诚然是陋，是要不得，但因此便抹杀一切选本和选家，却是不公道的。

近代兴办学校以后，大学中学国文课程的标准共有三变：一是以专籍为课本，二是用选本，三还是用选本，但加上课外参考书。一是清光绪中《钦定学堂章程》中所规定，二是自然的转变。转变的原因，据我想，是因为学校中科目太多了，不能在文字上费很多的精力。三是胡适之先生的提倡。他在《中学国文的教授》一文里，力主教学生多读参考书。后来人便纷纷开书目，又分出精读、泛读等名目。中学如此，大学自然更该如何。但实际上学生读那些课外参考书的，截至现在为止，似乎还不多。道尔顿制流行的时候，照实施该制的学校的表册看，应该有些学生真正读过些参考书；可惜未及知其详，该制就渐渐不大有人提起了。结果，大体还是以选本为主，只不过让学生另外多知道些书名而已。选本势力之大，由此可见，虽反对选本的人也不能否认。

大学生姑且不谈，就中学生说，我并不反对他们读选本，无论教授及自修。但单读选本是不够的，还得辅以相当分量的

参考书(胡先生所拟议的太多了，中学生即使是文科的，怕也来不及)和严格的督促。我想中学生念国文的目的，不外乎获得文学的常识，培养鉴赏的能力，和练习表现的技术。无论读文言白话，俱是如此。我主张大家都用白话作文，但文言必须要读；词汇与成语，风格与技巧，白话都还有借助于文言的地方。这三种目的里，三是作文方面，现在不论。论前两种，则读选本实为最经济、最有效的办法。旧说选本的毛病共有三件：一是太熟太狭，如上所言。这是取材关系，补救极易。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已见及此；近年的选本更多推陈出新，自经史至于笔记、译文、诗、词、曲等，都可入选，只可惜又太零碎了。二是偏而不全，读者往往以一二篇概其余，养成不正确的观念。这是分量关系，也可矫正，详在下节。三是读者易为选者成见所囿，不能运用自家的思考力。但在中学生，常识还不够作判断的根据，只要指给他不至太偏的选本，于他正是适宜的引导。若让他读几本专书，他于这几本书即使能有自己意见，而对于相关的材料知道太少，那样意见也不会正确。若要他将相关的重要专籍都读过，又是时间所不许。——其实真正编得有道理的选本，也还有它的价值。读过专籍的人，可以拿它来印证自己的意见，增进对于原书的了解，不过这已不是中学生的事

了。我说的选本是指用心选出来的，有目的有意义的而言；至于随手检阅而得，只要是著名的人著名的篇，便印为讲义，今日预备明日之用，这是碰本，不是选本。这种也许可以叫做“模范文”，但文之可以为“模范”者甚多，碰着的便是“模范”，碰不着的便不是，是什么道理？

选本的标准不同：或以时代，或以体制，或以事类，或以派别，或以人，或以地；也有兼用两种标准的。为中学生起见，我主张初中用分体办法；体不必多，叙事、写景、议论三种便够。因为初中学生对于文字的效用还未了然；这样做，意在给他打好鉴赏力和表现力的基础。类目标明与否，无甚关系，但文应以类相从。材料取近人白话作品及译文为主，辅以古今浅近的文言，不必采录古白话，古白话小说可另作参考之用。去取看表现艺术，思想也当注意。高中用分代分家办法，全选文言。分代只须包括周秦、汉魏、晋南北朝、唐宋的文和诗，加上宋词、元曲。每种只选最重要的几个大家，家数少，每家作品便多，不致有上文所说以一二篇概全体的弊病。每家不能专选一方面，大品与小品都要有。我主张只选这几个时代，并非看轻以后作品，只因最脍炙人口的东西，也就是一般人应有的中国文学常识，都在这几个时代内。中学生是不必求备的，这样尽

够了，求备怕反浮而不切了。这种选本分量不至很多，再有简明的注，毋须逐字逐句地讲解或检查，便是理科的学生也可相当采取的。文明书局有分代的诗文读本，有注，但还嫌家数太多，方面也太多。分人是进一步的专精的读法。专籍往往太多，且瑕瑜互见，徒乱初学心目；故我也主张用选本。旧有的如《十八家诗钞》，颇合用，《四史菁华录》虽选而且删，却仍然好；——新的各种“精华”（中华、商务都有），当分别地看。这种宜用作参考书。此外可多读小说，古今作译，只要著名的都行，小说增加人的经验，提示种种生活的样式，又有趣味，最是文学入门的捷径。杂剧、传奇也可读，文字也许困难些。最后，各种关于中国文学的通论或导言，也是好的参考书；本刊编者夏先生<sup>①</sup>曾说要编辑中学生丛书，其中必有一部分是关于中国文学的。这种书应以精实为贵，但单读这种书，还不免是戏论，非与前说各种选本及参考书印证不可，因为那些是第一原料。

九月二十八夜，北平

---

① 本刊，指《中学生》杂志；夏先生，即夏丏尊。——编者注

## 论大学国文选目\*

《高等教育》的编者将朱孟实先生《就部颁大学国文选目论大学国文教材》一文抄给作者看，让作者写些意见；因为作者是参加拟定这个选目的六人之一。这个选目是去年六月教育部召集的大一国文编选会拟定的。编选会的主席是魏建功先生。关于这个选目和这个会的正式说明，自然该由魏先生担任。本篇只是作者个人的意见；对于编选会的了解如有错误，作者当自负责任。

朱先生说：“大学国文不是中国学术思想，也还不能算是中国文学，它主要的是一种语文训练。”这句话代表大部分人对

---

\* 选自作者与叶圣陶合著的《国文教学》，开明书店 1945 年 4 月出版。

于大一国文的意见。作者却以为大学国文不但是一种语文训练，而且是一种文化训练。朱先生希望大学生的写作能够“辞明理达，文从字顺”；“文从字顺”是语文训练的事，“辞明理达”便是文化训练的事。这似乎只将朱先生所谓语文训练分成两方面看，并无大不同处。但从此引申，我们的见解就颇为差异。所谓文化训练就是使学生对于物，对于我，对于今，对于古，更能明达，也就是朱先生所谓“深一层”的“立本”。这自然不是国文一科目的责任，但国文也该分担起这个责任。——别的科目凡用到国文的，其实也该分担起语文训练的责任。——不过在一年的国文教材里，物、我、今、古，兼容并包，一定驳杂而琐碎，失去训练的作用。要训练有效，必得有所侧重；或重今，或重古，都有道理。重今以现代文化为主，全选语体文，必要时也可选一些所谓“新文言”（例如朱先生所提到的《大公报》社评）。翻译的语体文或新文言，明确而流利的，也该选，而且该占大部分。重古以文学古典为主，所谓历代文学的代表作。

重今的选本可以将文化训练和语文训练完全合为一事；用朱先生的语词，便是将“立本”和“示范”合为一事。这是最合乎理想的办法，也是最能引起学生兴趣的办法。可是办不到。

一则和现行的中学国文教材冲突，二则和现行大学国文教材也冲突。无论哪个大学都还不愿这样标新立异。作者服务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虽然开了风气将一些语体文收在“国文选”里，但也没有清一色的做去。这是时机还没有成熟的原故。重古的选本有久长的传统，自然顺手顺眼。但不能达成“示范”的任务。周秦文也罢，汉魏六朝文也罢，唐宋明清文也罢，都和现行的新文言相差太远。而一般人所期望于大学生的，至多只是能够写作新文言；那些文学古典既不易学，学会了也还不是应用的新文言，自然便少有人去学了。那么，这些古文又怎样能示范呢？其实就是梁启超先生的文体，也已和新文言隔了一层，他的《常识文范》早已不是“文范”了。照作者的意见，青年人连新文言都不必学，只消写通了语体文就成（西南联大一年级生就限作语体文）。无论如何，重古的选本不可避免的使阅读和写作脱了节。多年来大学师生都感到这种困难；只有让学生课外阅读语体文的书来弥补这语文训练的缺陷。——西南联合大学“国文选”收录语体文，是比课外阅读进了一步。

部颁大学国文选目的“编订要旨”只从了解、欣赏、修养三方面说，不提发表方面，正为了不能兼顾。编选会对于大学国文教育目的却有这一方面的议决案：“在发表方面，能作通顺而

无不合文法之文字。”大家的意思似乎也觉得大一学生只能继续练习语体文或新文言，而选目中的文字不能示范，所以编订要旨只从阅读方面立论。这种牺牲可以说是“实逼处此”。这个选目是重古的，而且侧重周秦两汉，如朱先生所指出的。这有两个原因：一是文学古典太多，一年的教材里还是不能兼容并包，还非有所侧重不可。那么，侧重唐以前呢？还是侧重唐以后呢？这就到了第二个原因了。现行的高中国文教材，周秦两汉文入选的并不少，唐以后文更多。为连贯起见，大学教材自然应该侧重唐以前文。至于学生了解力远在教材的标准之下，确是事实。作者觉得这由于中学教材太高深和中学的教学太马虎之故。教学方面，现在不论。教材方面，编选会拟定的那个选目，一面固然求与中学教材连贯，一面还有矫正的意思。编选会议定的选文标准有“酌量避免与中学重复”一条，正是注重连贯。但必要时初中国文里已经见的，这个选目里也收入。例如《礼记·礼运》和柳宗元《封建论》，商务的《复兴初级中学国文教科书》中就有。大家觉得这两篇文字给初中学生读，嫌高深些，这里选了，以后初中就可以不选了。高中生固然可以读这两篇文章，但大家也希望以后高中教材不再选这两篇（《礼运》篇可只选第一节），高中和大学的教材这才可以连贯起来。

这里有一种作用，这个选目虽然侧重唐以前文，尤其侧重周秦两汉文，可是都尽量选那些词句比较容易懂的。现行的高中教材里，尽有比选目中各篇艰涩的。这选目是要定出一种标准，使以后中学教材按照着调整，不要再选那些太高深的文字。这自然还希望部里能够通盘筹划。

朱先生希望大学生“有藉注解而读群经诸子，不藉注解而读两汉以后散文，而略通其大意的能力”。编选会的希望大概也只是如此。大家议定选文有注释：一、“有旧注用旧注；旧注多家，采用通行者。可以删补，务求明确。”二、“无旧注者，加简明之注释。”注释就由编选人分任。作者的理想是用语体文注释，但一时不容易办。照现在所定的，如可以克期完成，也未尝不好。至于周秦文词句上有些问题，至今还无定论，旧注也靠不住，原是事实。不过在大学一年级学生，只须“略通其大意”就成；那些问题，应该指出，却不必深究。讲解也以讨论大意为主，不致多费时间。朱先生说一篇《离骚》“至少也要十几小时的讲解”，其实若印出注释，上课时只以讨论大意为主，四小时也尽够了。选目中各文，篇幅多较长。这因为向来选录古书，多加删节，不免散碎。这次所选，以全篇为原则，意在使读者能够得着比较完整的印象。篇幅既长，注释就必须印出，讲